

军校学员赵多在湘江边某炮院的成长故事,构成了长篇小说《山河望》的框架。故事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为背景,那一代年轻人痛并快乐的人生体验,让读者共情共鸣,为读者重新认识和关注军校生活打开了一扇窗。

诚如小说作者曾剑所言:“炮兵学院的学员,清一色男性,没有感天泣地的爱情故事。和平时期,非特战部队,非特殊岗位,很难出彩。”但曾剑对军校生活有着深情的回望,并通过赵多这一人物形象投射在《山河望》中。那些看似不出彩的平淡,他却写出了生动的意趣;那些平凡琐碎的生活,他却发掘出了更深层的意义。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:“有我之境,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曾剑独特的视角、铭心的体验,是《山河望》得以成功的基础。

小说的语言很有特色,充满诗意。写赵多与李大林结缘:“这张上下铺连体大床,就像一条友谊之船,载着我们,在人生的长河里航行,长达三年。”写学员集合:“集合哨声一响,全中队的学员站在天井里,像一群被圈在一起的绵羊,涌动着,接着变成麻雀,叽叽喳喳。区队长一声吼,队列停止涌动,九中队安静下来。”文中穿插的许多年轻人写的诗,正如他们萌动的青春,有的浅显直白,有的悠远含蓄,既丰富了故事情节,又让叙事节奏变得简洁明快。这些灵动的文字是跳跃的音符,在回环往复中吟唱出了对军校生活的感怀,对逝去时光的追思,淡淡的惆怅若隐若现。

在诗意的笔触中,我们看到了并不诗意的校园除草劳动。面对这繁重的劳动,赵多只敢嘴上抱怨,但刘留香则愤然离校。“我是来当学员学射击指挥,将来要带兵打仗的,我不是当环卫工人来了。”说完这话,刘留香将决绝的背影留给了一众新学员。刘留香太过稚嫩,他不知道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,一名合格的带兵人,除了学习专业知识,掌握专业技能,还有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,要靠各种历练来体会、积累。而这些历练,就体现在日常的整理内务、打扫卫生、上课学习、考试考核、文体活动等点滴之中。教导员肖正荣没有批评挽留刘留香,而是对留下的学员说了这样一段话:“你们只要能经受得了剪草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,就几乎能忍受一切,能闯过军校三年时间里的每一道难关。”对此,一百多年前同样生活在湘江之畔的曾国藩也有感悟:“吾生平长进,全在受挫受辱之时。”但对年轻学员而言,则需要肖正荣念好纪律这个紧箍咒。如何做到宽严相济,有利于学员成长,需要智慧。周善仁顶替牺牲的弟弟入学,马德礼救人恢复学籍等等棘手问题的处理,体现了他“非宽大无以兼覆,非慈厚无以怀众”的管理经验,展示了他勇于担当,敢于担责的魄力。他不仅在一些学员命运转折的关口拉了他们一把,而且无形中将自己丰富的带兵经验传授给了所有人。

在诗意的笔触中,我们看到了人物的不完美,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对立冲突及沟通和解,这样的人物形象毫无雕琢自然生动,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非常贴近。李大林不讲究个人卫生,身形硕壮,沉默寡言。一班人强行给他脱衣服冲水,才发现他不洗澡是因为晕水。一位自称他未婚妻的面容不佳的女子从他老家来队,大家才明白他为什么心事重重。但李大林对生活有善意的期待,也就有了百折不弯的坚韧。他主动替赵多承担了私换铺位的责任,赵多和战友们有针对性地帮助他通过军体考核,他们彼此用光温暖对方,诠释了战友情深的含义。然而战友情亦有度,李大林可以帮助赵多学习,但不帮赵多作弊,即使在只有他们两人的情况下。抗洪救灾中营救群众和战友,面对歹徒时挺身而出,在一系列严峻考验面前,李大林和战友们是坚韧刚强的,有战友情温暖和美好,更有激荡于心的家国情怀。所以,转业从警的李大林多次勇斗歹徒,最终壮烈牺牲,绝非偶然。在战友心中,李大林虽然走了,但他一直与战友同在。赵多带着所有战友的心意,赶到李大林墓前祭奠,把对最真切的思念,化作了滚烫的泪滴,化作了李大林一家人绵延的爱。

在诗意的笔触中,我们看到成长的背后是艰辛,考验的面前是坚韧。李大林、赵多等一众学员,在军校里慢慢成熟,带着厚重的战友情奔赴四面八方。《山河望》没有所谓的“英雄人设”,但学员们境遇无论怎样艰辛,他们依然温暖;理想无论怎样遥远,他们依然坚定;岗位无论怎样平凡,他们依然热爱。他们的生命之花开遍祖国的大好河山,所以才有了我们眼中的山河无恙。这一刻,我理解了“山河望”这三个字的含义。

作者简介:李仲,青岛市琴岛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## 《山河望》：军校铸就的不仅是青春芳华

◆李仲

## 吕剧《解文卿》：大处不虚 小处不拘

◆程灿谟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  
zaobaofukan@126.com  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扫码关注  
『文化青岛』

吕剧《解文卿》,是莱西市吕剧团继《初心》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大型现代戏。戏剧冲突、情感纠葛以及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,在这部剧作中达到了整体统一,让观众为情而牵,为事而悬,在紧张跌宕的故事中,感悟到了一个“刘胡兰式英雄”从充满稚气的小姑娘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里路程。

该剧由著名坠琴演奏家、山东省吕剧院副院长马常委担任唱腔设计,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副院长、泰山文艺获得者毕金奎作曲,山东省吕剧院优秀导演张建业执导。国家一级演员孙学凤,二级演员姜宏亮分别饰演解文卿和耿宝田。

由当地吕剧团推出,颂扬当地革命烈士的《解文卿》,人物故事有据可查,作品题材和艺术样式非常接地气,一经公演即广受好评,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的观众纷纷点赞。之所以如此,主创团队表示:“解文卿是一个响亮的莱西文化符号,要将红色故事搬上舞台,起到震撼心灵的作用,必须坚持做到大处不虚,小处不拘。”

首先是突出思想性。当下现代戏创作演出日趋向好,如何将思想性、时代性的开掘与戏曲创作的艺术性、审美性更好结合,是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题。剧中的解文卿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,体现了中国共产党“为人民谋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、为世界谋大同”的初心。这个初心和使命,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。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,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,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。

深入剧情,从解文卿掩护解放军伤病员转移,可以感受到她身上流淌着沸腾的热血。面对还乡团惨无人道的折磨,她宁死保守党的秘密,展示出共产党人忠于誓言的坚定意志。正是有了这样伟大而坚定的信仰,全剧所展现的解文卿短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,才具备了真实可信的情感起点和超越时空的感召力。她心系劳苦大众、在对敌斗争中旗帜鲜明,其动力和缘由皆源于此。解文卿形象的精神高度、文化内涵、艺术价值,值得称道。剧作用信仰和悲壮打动观众,赢得满堂喝彩。

其次是大处不虚,即基本历史事实贯穿其中,绝不虚构和“戏说”。被誉为“刘胡兰式英雄”的解文卿,莱西义谭店村人,1929年11月出生,1945年任青年妇女队长,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因支前工作出色,被评为二等功臣,胶东军区授予其“支前模范”锦旗一面。1947年秋她被地主还乡团逮捕,惨遭毒刑,坚贞不屈,9月28日被活活烧死,年仅18岁。

在这部剧中,人们看到的是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表达、质朴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。解文卿的天真刚毅,耿保田的顽皮沉着,耿大娘的老成持重,李晓志的冷静坚定,刘嫂的朴实开朗,不仅使全剧精彩不断,而且突破了传统红色题材中正面人物的脸谱化定式,加之场景还原的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莱西的旧貌,进一步增强了情节的真实性,使得人物形象和故事背景深入人心。

全剧以诗意的语言、灵动的唱腔、丝丝入扣的情节、精致的舞美,形象展示了一位年轻革命烈士悲壮激昂的一生,凸现了解文卿忠于信仰、舍生忘死的革命献身精神和高尚品格。如此一来,足以让观众认识到,解文卿的革命精神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,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生命活力,同时也成为了莱西的一张红色名片。

再者是小处不拘。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,解文卿的事迹就被编入了山东省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,她的生平和革命履历可谓家喻户晓。在艺术再现中如何实现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”的目标,是吕剧《解文卿》主创团队必须认真面对的核心问题。他们先后瞻仰了烈士纪念馆和烈士故居,深入实地采风,从群众的诉求中选取更具时代感、艺术表现力的生活元素,最终确立了八场戏的故事框架和叙事模式,使之既独立成章,又互相关联、层层递进。这八场戏依次为:患难相助、丝巾情深、光荣入党、诉苦申冤、恶霸潜逃、生命党课、沽河阻击、宁死不屈。

第四是靠故事性、艺术性说话。舞台艺术作品必须最终靠故事、命运吸引人,靠情感、性格打动人。《解文卿》所达成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、吸引力和创造力,体现了“国是千万家,家是最小国”的家国关系,意义深远,感人至深。

吕剧曲调的绵里藏针,与剧情人物的慷慨悲歌相得益彰,互为成就,符合“戏保人、人保戏”的艺术规律。耿保田和战士们一个个壮烈牺牲,解文卿哭喊着:“我要保田……”耿大娘上场打了已经牺牲的儿子一巴掌,这些细节均为作品增添了悲剧色彩,同时凸显了战争年代革命先烈追求理想不畏牺牲的精神,塑造了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,也为解文卿由天真清纯到英勇担当的嬗变做好了积淀。

解文卿、耿宝田、耿大娘的核心唱段,高亢激昂时动人心魄,低回婉转时催人泪下,成功将主题创作的核心思想延伸至质朴深挚的母子情、恋人情,延伸至浓郁深沉的革命情、同志情,延伸至人性深处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。

作者简介:程灿谟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曾任莱西市戏剧家协会主席。